

震澤紀聞

震澤紀聞卷下

吳郡王 鏊濟之輯

萬安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
長者內深次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類自爲
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
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
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歿安無學術旣居

樞要日以請託取賄爲事深結諸閹爲內援時
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表裏用事人目爲
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爲主司皆有關節子姪甥
婿無不登第者與劉珣劉吉同在內閣珣狂躁
吉陰險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
外嗜進者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
奉以是府庫空竭爵賞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
正救時有紙糊三閹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安日

與珣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
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北人爲一黨安與學
士彭華等爲一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逮其
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
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少無行而
安與爲密選爲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闈習爲
嫖毒之術穢聲彰聞時珣子鑑亦狎一妓潛通
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鑑之挾妓也飲于牡丹

亭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
亭記或以告安遂達于禁廷時上好新音教
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
索牡丹亭記賓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
聚廳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翊用是去位
憲宗晏駕內豎於官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
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下出示安
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言

官交章劾之有心如九曲黃河面似千層鐵甲
之語時人傳以爲笑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
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
矣安惶遽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
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以死報
國旣黜免猶於道中夜看三台星異復用也安
貪賄至鉅萬萬去時遺一菜甕皆銀也買其宅
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歿妾媵子婦懷以奔人

家無餘者

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譽人一日優戲於上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首曰項王八千子弟今曰七千那一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蓋傾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陳鉞外有王鉞豈非兩月乎蓋皆有陰渙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

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繇此起至今爲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爲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

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

跪白之恩不爲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
壞國法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
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
來居之汝一家盡據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
貴驕又老輩也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
憤恨歿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鎮撫命恩傳
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
得之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

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
言尚可行也以諷兵部尚書俞子俊曰第執奏
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
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
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
于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
人爲刁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
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梁芳韋興

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
備邊圉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英
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
卽往視之則僅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
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
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懸上一日指示芳
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

仰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 上指謂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謀曰盍說昭德勸

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常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使以諷 上上且許

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公之識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命上人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嘿不

對 上又質責昌昌無所容屢欲自剄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議爲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鼎

鼎字用之壽州人爲人伉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以御史出卽謁詣內閣會敕時萬安劉吉

尹直執政迎謂鼐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裏面不欲吾等扶持言官始加此條耳鼐久欲劾三人而無繇退卽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安等歸過於上而進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裏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冒無恥逃國罔上之罪疏奏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鼐曰令鼐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鼐始跪

乃宣旨曰若疏畱中不出可歸矣鼙大聲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畱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稍引退鼙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誇其疏印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旣又劾諸大臣時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鼙歷詆之宣言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鼙嘗薦王恕至是亦加貶議曰我蚤知

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爲首
相深忌彙日伺其過彙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
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彙爲
大將其餘皆有名目憫然以天下爲無人時魏
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陷璋曰能去彙
卽擢爲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論
彙狂妄初彙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守劉燾貽
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公引之而上

牛近國姓涉水者濱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公復
安矣因餽白金爲壽璽得書甚悅客至輒出以
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璽與槃俱下獄時文
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歟舉
朝洶洶無敢論揀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
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揀之吉意稍解乃
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
乃得放歸歸家數年踈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璋

大理丞缺將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
怏怏發病死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
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
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
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
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

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
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
人語袞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
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
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
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

震澤紀聞

卷下

士

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孝宗卽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尙書時李廣有寵於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
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舍弘遷明
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竝
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
居憂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
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用人頗爲不
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
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

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於千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鰲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主黨也

葉元

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
郵有腴田寺以獻遂遣官較往按之自巡撫以
下皆順旨時元爲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
從百人擁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
其下十餘人繫之獄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
吾爲怨若爲德可也同官乃釋之其後元考績
至京以事出張遣官較園其舍笞擊其從人有
幾死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避將安往乃逕

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錄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若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上聞高錄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不顧敞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吏部馬尙書聞而召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遣人送之歸曰有官較在若與偕來元至舍則官較悉遁去矣元乃得免時又有

錢某者爲興濟令興濟者 中宮家所在也令
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所繫也曰
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群至
縣署詬罵令欲縛之乃散去大監李興以 中
宮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
得動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令不往
見興大怒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
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卽欲笞我若等亟入奪之

無爲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
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一令何有顧事須
明白願卒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
監左右百人耳余今以千人自從卽相擊勝負
未可豫言也且中宮旨云不得動一草一木
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
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
國過興濟令入拜王曰賢哉令也上亦知若

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不廢
公論也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淡景泰間自宮入掖庭
冒姓劉少狡獪頗識字書略知古今特利口傷
人稱爲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
得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及東宮立妙選內
外侍臣瑾因李廣薦得與其選上卽位之初

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丘聚魏彬等八人者日侍上游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于外始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上游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上大怒曰究其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爲之也於是逐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上皆

不納及大臣韓文等伏闕上疏切諫 上驚至
泣下不食司禮監官日至內閣議健與謝遷固
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聽乃召諸大臣入時
未測 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意亦不能無動
屬鏊往內閣問焉健謂鏊曰吾輩累日爭之事
什八九濟矣語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順門
太監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早朝則從罷宴樂
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習焉

榮辭色甚厲時上令左右親信訶視衆相顧未敢發言鏊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爲八人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鏊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災地變極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群小天下何由得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范亨徐志三人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與東廠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上言不去八人滿朝

洵洵變且作 上乃命執以付外岳欲卽如詔
徐志曰日暮矣頴明旦爲之丘聚出自李榮榮
泄其語于聚於是八人者環泣 上前言岳等
與大臣通謀大臣之疏岳等使爲之也是夜有
旨出岳等三人于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地瑾
司禮監永與丘聚東廠大用西廠尋矯詔追岳
等及於臨清岳亨賜自盡笞擊徐志折其臂初
中人患言官攻之急或言方今文臣大盛如之

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結舌文臣拱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既執權日以摧挫縉紳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敕數諸臣之罪以爲黨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空多遣官較四出詢事郎中張瑋按察副使姚祥尚寶崔輅皆以公事乘肩輿瑾令荷較于道以示衆自後文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輒傳旨杖之午門往往有歿者於是言路塞矣

瑾怨韓文以微事逮致詔獄必欲寘之歿百僚
振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籍于庭言瑾擅
威福扶安王偉清慎文等無罪其籍在御街東
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赤日
中暍歿者數人搜索至暮入獄歿者又數人卒
無驗上手其籍曰汝調賢吾故不用汝謂不
賢吾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專扶安等皆斥
南京然文竟以是得免于歿云有孫聰者瑾之

姪婿張文冕者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
鞏昌人庚戌進士傾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
中一再遷至吏部尚書三人竝爲瑾心腹與其
密謀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李
榮雖位在瑾上主畫諾而已旣乃併榮去之瑾
遂爲首初天下奏疏入至御前發視無疑者付
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閣是時上不親萬幾
政無巨細悉由瑾專決每卽私家與聰文冕等

議擬旨付外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
白瑾有今日陞遷明日謝禮輕尠遂遭降黜者
賄賂旋通又卽起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
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壞故事京官六
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始令吏部得非時考
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
增置巡鹽捕盜查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
藏羨餘悉輸京師大半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

公事差遣及朝覲考績至京者皆令納賄少不如意卽中以危法于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劉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視凡巡撫巡按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徖吾歾不以爲恥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瑾爲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耻掃地矣宇及焦芳竝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宇欲進其子仁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林諸臣皆調補他官

黃中仁因躐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恩及鄉里
姻戚多不次得美遷或自郡守數月而至尚書
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已意紛更月異歲改科
禁煩憊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
常滿罪無輕重輒被首木編成灰者相望於道
刑官持議少齟齬卽得重遣凡文武官有罪則
罰米輸邊動至數百千石邊儲浥爛者皆追逮
主守責償往往破家殺身官較所至邏察大抵

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競渡邏者以爲不法
遂籍其家都御史錢鉞王嵩通政強珍尚書秦
紘侍郎黃景家俱被籍没天下人人震竦縉紳
重足屏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得自
刎歿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虞及禍一
夕縊歿致仕尚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
夏自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
岑氏將寘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寧夏平

江伯陳熊廉靖自守瑾誣以賊罪罪至歿奪其
誥券戍海南其餘大臣以非罪黜免且歿者甚
衆江西寧王府護衛先朝削去瑾受其重賂聽
令復舊實階反逆之禍瑾欲重中人之權敕令
鎮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加以官吏
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韓福者陝
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
萬以奉瑾福所得亦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爲名

遣福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求急疾如火
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
寧夏指揮何錦等推安化王寘鐸爲主殺巡撫
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
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匿不以聞然亦惶遽
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心稍安
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
然自肆方以出奇制勝爲已功諛者從臾之云

且有異典之封又以赦文非出已意一切欲反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瑾專恣積不能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

上迎之東華門覺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宴永與馬永成奔入內見上而泣因出疏于

懷極論其罪上猶未信曰若等罷矣且飲酒

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臣

上問何爲永言瑾欲取天下上曰任彼取

震澤紀聞

卷下

三

之永曰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上悟乃命

罷宴是夜 上與永等掩至其家瑾出迎 上

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爲戲 上拳之蹴

之永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暴其罪中外且

驚且喜詔降爲奉御安置鳳陽搜其家得偽造

符璽及衣甲弓弩諸反具命廷臣會鞠于午門

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衆聞

之爲辟易駙馬都尉蔡震獨曰吾得問汝吾不

出汝門也瑾曰汝不嘗爲我罷領將軍乎

故事上直

諸將軍以駙馬都尉一人領之

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其

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汝藏甲將何爲曰吾以衛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公所而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爲富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

鬲于市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自是天下始有更生之

望而山東河南北楚蜀羣盜縱橫皆瑾之餘烈也籍其家得金寶巨萬萬其黨與皆伏誅

初瑾雖暴橫然猶貌敬正士聞善言亦納其後威權日盛一時正人屏逐殆盡羣小諛佞惟其所爲瑾見中外無敢逆者於是始有邪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與綵語忽泫然垂泣曰始余與永成等八人患外臣之籍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

摧折文臣志亦遂矣今諸人晏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于余余未知所稅駕也奈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今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立長且賢則公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爲則可長保富貴復何慮哉瑾大以爲然自是數召與謀一日忽變計曰無以宗室爲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瑾怒以茗盃擲其面曰汝不從今

先斬汝首矣綵懼從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
爲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如十五日良會
張永旋師至涿州將入見瑾傳詔托以日不
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僭位併擒之也有李
千戶者知其謀奔告于永永曰事急矣不待
召而入遂發其事瑾被刑之日猶曰誤我者
張綵也此說未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
持團扇以貂皮飾之或謂中藏利刃將以謀

大逆也亦略見於瑾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鏐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
群盜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衆萬餘攻掠文安
鏐與家人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鏐與
之鬪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
劉六等議中分其衆鏐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爲
偶推虎爲主遂破興濟攻滄州不克破東光擒

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招之不聽撫轉劫濟寧張秋新河南宮棗強諸縣至景州遇總兵馮安軍與戰其衆被擒斬千餘人奔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其指揮趙文翌日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自衣之往來濟南東昌兗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劫及虜掠婦女不可勝計群盜管四馬

武張通等皆來歸附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
日炤諸縣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與戰而
潰溺水歿者無算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
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
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屈劉
三欲殺之鎡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夏邑虞
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萬都
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

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歿焉鎡等乃立劉三爲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攻沈丘縣縣先塞其城鎡等挾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

民千餘人官吏望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
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
請爲劉三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
老具金銀器綵幣饋賊求免攻刼救一城生靈
劉三許之鎡見勢日盛與陳翰寧龍謀兵無主
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鎡更名
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管四後軍都
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

都督陳潮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各有名
號分四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爲號又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
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鈎牌令所至官吏修理
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
者寸草不遺攻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拒
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
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拒敵被擒罵不絕口

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中有僧德靜自言爲唐王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學官釋之爲衆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歛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鎡以故馬尚書家在圍中去之至郟城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遣人齎黃榜招撫之鎡復書云群姦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姦之首

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榜逃去者
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鎡殺之破裕州殺
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
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
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衆至十三萬五
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
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歿鎡等聞援兵將至
乃舍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西平

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至鄆陵
破其城轉掠滎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
軍夾河而陣鏖帥衆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蘆
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
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
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分布追襲過
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散亡者甚衆至六安州
官軍追至賊衆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

四千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往商城
鏃意欲遁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
來歸遂至潁州楊虎故所部廸郎者亦以二千
餘人歸之至鳳陽投書於叢都御史約歸款不
果遂自宿州至徐州復還商城固始屢與官軍
戰皆敗餘黨分迸入湖廣河南境上多被擒殺
陳翰降於仇總兵劉三被射死鏃知事不成逃
至應山縣奪一僧度牒自髡其髮欲投江西賊

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戎籍隸京師生有
異質五六歲卽能運筆作大字時稱神童景
皇帝召至文華殿給紙筆觀其書令入順天府
學肄業中甲申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字
畫適美詩詞清麗盛有時名作爲詩文殆遍天
下然以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重歷官侍講

學士年資寔深吏部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
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是三人合謀
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勅誥勅官自二
主後久不設至是復爲東陽設蓋爲入閣之階
云歲乙卯遂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
出其手修會典通鑑纂要義例亦多所裁定東
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因事彌縫將順又能以
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

多歸之朝有美政則爲揚於外曰非西涯不能

爲有不當則曰西涯爭之不能得

西涯者東陽別號

正

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嬖倖八人中官以上

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忤旨皆去位而

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

之必欲其去鏊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

出其所修纂要示朝臣曰惡用是爲當時執政

欲援引私人假此爲名耳又屬文華殿侍直諸

震澤紀聞

卷下

圭

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芳芳爲言於張綵綵爲納款于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入將批荅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肯然後下筆于是瑾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爲荅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鰲去位東陽留自若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

爲公論所容初管誥勅其鄉人大理評事李承芳者怒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略曰大事旣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勸公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諾百世之後史冊書之此輩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玘門牆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

不退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傳位之

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詩云日暮湘

江春艸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鷓鴣言行不得子規言不如歸去

一日內豎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

矣汝每稱病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

曰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知將誰欺乎愧無

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清在內閣其所

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斡得諡文正好事者爲

之詩有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之句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陳語好訛每一語訛則籍記之積以成帙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有朴者則曰淵源錄中入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云云閩人呼咨爲猪翁世資爲尚

書屬官稟工部送一咨來世資以爲猪也曰
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舜咨爲厚禮
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
振振馬公吁嗟驢兮通政使仲蘭善游說稱
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目以此相呼
人亦不以爲忤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

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厮役同
列恥之時翰林皆以才華自標顯獨芳以不學
居其間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賴衆皆
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于萬
安曰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那可如
芳聞之曰是必彭華有間于予也他日不爲學
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爲侍
講學士初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蓋華等數

人爲之芳恥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于講筵曰
某當作某蓋當時修書者之誤意以中傷華華
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
以爲華與安爲之也銜之人骨陞四川提學僉
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
之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
酒李傑服闋徐溥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翰
林秩卑而要旣出不可復入入則加于衆上衆

且怨之溥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久矣公今日
旣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旣入芳兼程而至亦
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
淹滯日怨健於衆中嫚罵之尚書傅瀚在禮部
芳遇文書行有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之瀚怒發
病卒俄改吏部馬文升爲尚書時稱老臣亦被
其侮姍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
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薦芳與梁儲

可大用由芳咲之也華廉得其事面折之遂相
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遷輒抑之於是怨遷
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罵之以遷及彭華故也
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
議僉調理財無上策惟勸上節儉芳知左右
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朝廷以四
海之富安得靳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
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上節儉乎

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
芳代之會中官八人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
蔭陶諧皆上疏極諫鑒與戶部尚書韓文善聞
謂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
此吾心也然疏必吏部爲首乃以告芳芳曰我
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
自爲之及疏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
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嚙

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疏皆文主之余不知也
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一措
辭惟以口詈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姦察瑾
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
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翰林排江西餘姚不
得爲京官皆芳志也久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
悟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
敗張綏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

黃中亦傲狠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
甲鏊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
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爲相且爲圖以進
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黨於其鄉凡聞一
北人進喜見於色一南人退亦喜見于色至論
古人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南者則詆毀
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以爲
直嘗爲李東陽曰當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

者笑之芳出京治裝盜窺其重載盡劫以去及
家居治第宏麗勞被數省積財如山盜起山東
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屋掘其先人塚墓積骸
燒之淆以灰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仆其
牆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歟也呼於市曰吾非
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欲誅之以
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子亦已屈辱之少泄
吾憤而小賊逋誅獨爲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劉

二漢者歿亦曰吾歿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
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宴然無事何
也

讀李文正墓誌

此條新增

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亦湖廣人少
亦以神童舉二人最相得相似而才華清俊一
清不及也然二人同心推輓互相標榜而皆善
鉤引籠絡之術故多士亦翕然稱之其爲此誌

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固銘誌所不免然亦必據其實若夫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將誰欺乎凡誌所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旣歸之後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虛鑿空則不得不與之辯誌言張瑋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奏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于時方稱病不出於何所奏且雜以安奎張或非同時事也纂要最瑾所惡又曷嘗錫宴示恩而公又

曷從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逮廷臣於獄因事解
釋不可謂無今云公奏不知奏於何人奏於上
乎奏於瑾乎瑾邏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上疏
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哉且瑾威權隆赫有敢
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爲鳳鳴朝陽豈有同官而
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於欺也其
謂弄盜之事亦非事實旣曰見公歛容起敬又
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

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
一切阿奉又何正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令有司
查革何前諛之而後革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
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瑾敗乃先首實謂瑾傳
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

楊銘

此條新增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
使瓦剌也先一日集衆使言曰中國留我使臣

減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興師往問之因羈留諸
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落也有吳俊者獨亾
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
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
與若等同奉駕歸命弛諸使械乃往見駕
時紀信李虎袁彬侍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
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移營而東銘
父子不得留上曰它日再來見我它日父子

復市羊麪以進。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
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
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鷄鳴山
遇我師，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
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
也，先追至。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
使來報，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也。先遂
蹂我師，我師大亂。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

一虜索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
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判王上問曰
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判王乎大同
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
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
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
乃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大明乃
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酋名乃公大言

曰 大明天子乃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
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那顏那顏華言
大人也安用此犬輩在傍開口椎其面曰去那
顏只欲畱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
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
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
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
迎送還之一日復坐 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

美名乎衆皆曰善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
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刺
以袁彬來見問爲誰曰識字較尉袁彬 上曰
虜所怒者較尉勿云較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
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
發火鎗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
遣人下城視知爲 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
金帛分賜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

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
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
復立上爲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
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賚羊酒米麵來進時
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擄掠不能禁銘
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
空山中四更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
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果命

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命銘召喜寧
岳謙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
以賜也先園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乃與喜寧
計遣吳良梁貴奉勅入城張官保不得往怒乃
遣與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
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曠欲遣一人同入
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駕至
德勝門之土城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

趙榮來見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等何官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犬猶認主人我奉駕至城門不來接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太師趙榮等還也先怒卽奉駕北去是夕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入奈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駕至城門爾第稱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

因還師太師言至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
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鹵掠寧言於也先之弟
曰太師欲奉 駕自居庸關入今下人虜掠如
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 天子
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益往西北至小黃
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刺阿哈急令使女設
帳迎 駕進膳又往西北行值 聖節也先來
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議索朝使來迎 上曰

不必索使逕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之計欲殺之營救乃免遣計安蘇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行至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也先奉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逕去南京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此哈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寧夏高橋正月元日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賀年二月至東勝州上欲遣喜寧入

京曰使人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初難之上
親至伯顏帳令轉達也先伯顏帖木兒爲言於
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中事多出寧
至邊好爲之計寧宿上帳中行時微雨上
謂銘曰汝知乎此洗屍雨也喜寧果被邊人執
殺之北京奴逃還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旣
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
先遣寨判王將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

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
去及石亨從鴈門入寨刊追之不及也先怒欲
以軍法從事衆哀乞乃已四月伯顏之妻令女
使問銘曰今天向暖汝帳中夜燃火何爲銘曰
無也妻曰吾夜見帳上火光是天子之氣先
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與也先駐下水海子
怒守墩人出擾欲毀墩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
殺其人中國益不信乃齋上勅諭諸墩銘以

夜不收王智見言曰中國不知 駕在雖云在
亦不信若奉 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
信伯顏奉至大同守將設詐奪 駕覺之而去
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 上欲遣使入
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
子放鷹銘與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
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
銘言中國萬方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

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談等二人曰是
嘗招安兀郎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
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 朝遣通事馬
政迎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
榮來迎時尚書王直胡濙送至甕城謂銘曰楊
公非和番者 朝廷以爾言故遣往其事俱付
於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實使
還實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 朝廷又遣中

使密命楊善趙榮款宴虜使詞其情僞銘言也
先真意講和奉 駕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復
奏銘先往報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 朝廷遣
使迎 駕甚善它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
竭乏 駕若從大同入護衛寡少館待不豐非
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爲便至甘河
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
所遣使臣爲誰曰是永樂年間大臣宰一爲鴻

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
那顏誠心奉駕彼則來迎如那顏意在金帛
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駕不在金帛
遂與刻日爲期又言上爲汝去憂思成疾可
急往見上問使臣爲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
花王處則趙榮湯胤勣上曰楊善王息舊人
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上然之及楊善等至
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八月八日送駕上

語也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駕惟

上所欲行我亦遣大使臣來送至初八日也

先會諸部殺馬牛作筵請駕動作樂吹唱與

其妻及衆頭目以次進酒鞍馬弓箭貂裘行一

里也先弟寨刊王亦來送行進酒行禮伯顏帖

木兒自備鞍馬弓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至野

狐嶺遣銘夜呼萬全城聖旨社稷爲重虜情

難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賚羊酒來勞虜使

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
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曰當時主將衆行
邊以爲天下看邊城偶失身於我師失我師大
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奉侍一年今皇天悔禍
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爲帝然位是你所有
你要坐此位他時卽我之主也此中有事便來
投托時虜人多進馬楊善促曰上位行矣
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口上

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聞之大
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旣去
行數里聞人馬聲 上驚問爲誰乃帖木兒歸
逐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敏進膳
命以其餽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賜
夷人命銘選虜進馬爲三色五九馬進三太后
三九與東宮復以二馬四九奉 景帝賜張四
至鷄鳴山太監夏時爲帳殿迎 駕內臣見者

皆大哭至懷來亦爲帳殿叅將楊信統兵來見
至居庸關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
學士商輅等來見賜輅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
褥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也至德勝門土城
總兵石亨張肆楊洪少保于謙朝見宣張四
馬上同語至安定甕城易袍服命銘至華門外
光祿寺一帶列人馬銘奏去不得朝中甚嚴
上曰旣去不得罷至東安門外而別後有言

哈銘陞一級實授鎮撫袁彬試百戶天順六年
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功
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季鐸喜
寧自中國賜使臣衣物伯顏家人欲分之上
命銘與伯顏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食也
縱得之非已有上怒撻銘後帖木兒妻知之
盡退以獻喜寧知之復取去上曰哈回子言
是果然非已有也上嘗命銘致意伯顏妻冷

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
濯濯我執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
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
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
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
海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
水這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
留憂或成疾悔無及也銘屢至大同問耗往復

勞甚一旦 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
我胸我不動俟爾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子
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 上
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
言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
其濟只得哈銘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銘言
何繇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不知
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聞於 上一朝 天子

爲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
一人與他爲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
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舉用它一
日早朝百官皆會這人於衆中舉其一指
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人說彼時只我一
人也 皇帝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 詔說大
師言是我不忘也

震澤紀聞卷下

終